

國軍聯合作戰創新發展之研析

A Study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O.C.
Military's Joint Operations

謝游麟上校 You Lin, Shei

提 要：

- 一、創新的概念是新的事物(有形物體)或是新的創意(無形點子)創造價值的過程。
- 二、國軍聯合作戰創新發展的必要性在於現代戰場的新概念、順應戰爭型態改變、中共之不對稱軍事威脅、軍事戰略受制於人、國防經費受限及因應作戰理念的調整等。
- 三、聯合作戰創新發展在內涵上包括思維、人才、領導統御、戰場管理、戰術戰法及科技方面的創新。
- 四、聯合作戰具體創新作為上可朝下列方向努力：以軍事戰略為指導方針、健全聯合作戰運作機制、孕育優質之聯戰文化、形塑務實之聯戰願景、重視實質之聯戰效益、以資訊優勢為建構核心、聯合作戰體系朝系統化發展。

關鍵詞：聯合作戰、創新、聯戰文化、聯戰願景、聯戰效益

Abstract

1.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is the value-creation process of an object (tangible) or an idea (formless).
2.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O.C. military's joint operations is necessary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new concept of modern battlefields, the change of the form of warfare, asymmetric military threats from China, restricted military strategy, limited defense budget, and the adjustment of operational concepts.
3. The contents of joint oper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clude innovations in thoughts, talents, leadership, battlefield management, tactics and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4. Future efforts for concrete joint operation innovative

measures should be directed i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using military strategy as a guideline, creating a full-spectrum joint operation mechanism, breeding a high-quality joint operations culture, shaping a realistic joint vision, emphasizing specific joint operations efficiency, focusing on information superiority, systematizing joint operation structure.

Keywords: joint operations, innovations, joint operations culture, joint vision, joint operations efficiency.

壹、前言

「聯合作戰」(Joint Operation)為一項古老的作戰藝術，自20世紀中期以來，聯合作戰方式即被廣泛運用在戰場上，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沖繩島戰役中，擔任美國三軍聯合部隊指揮官的尼米茲(Chester William Nimitz)上將及指揮仁川登陸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均被視為創建聯合作戰理念的大師¹。直至上個世紀末的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到本世紀初所發生的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中，亦都出現「聯合作戰」的身影，聯合作戰已成為中外戰爭理論和作戰思想共同發展趨勢。為順應此一發展趨勢，國軍在聯合作戰的整體構想、指揮機制、戰力整建、戰備演訓及準則發展上亦不遺餘力，展現一定之建設成果。惟在面臨中共軍事威脅日增、戰爭形態改變、武器裝備日新月異及軍事事務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不斷深入等戰略環境，國軍聯合作戰的發展必須與時

俱進，其中「創新」(Innovation)是條必走的路。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曾說過：「不創新，即滅亡」(Innovate, or die)，創新乃組織生存的關鍵因素，亦是組織提升競爭力的要件。基於「創新」對於聯合作戰發展的重要性，本文提出創新之基本概念、理念及創新之必要性，進而探討聯合作戰創新之內涵及具體發展方向與作為，期能對國軍建軍備戰有所助益，進而達到超敵勝敵目標，並於防衛作戰中能以小搏大、以弱勝強，剋敵致勝。

貳、國軍聯合作戰之定義與發展概況

一、定義

「聯合作戰」是一種作戰形式，也是一種作戰思想²。《國軍軍語辭典》對於聯合作戰之定義：凡兩個(含)以上軍種部隊，執行共同任務，達成同一作戰目的所遂行之作戰，不論其階層或指揮關係如何均謂之³；

註1：謝忠傑，〈聯合作戰之簡介〉，《青年日報》，2003年9月5日，版3。

註2：周曉宇等編，〈聯合作戰新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41。

註3：國防部，〈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頒行，2004年3月15日)，頁6-133。

表一 國軍聯合作戰發展目標層級

層	級	分	類	內	涵
第	一	層	單一軍種作戰	軍種以各自作戰任務為主，僅派遣必要聯絡官以獲取友軍相關資料。	
第	二	層	降低衝突之軍種作戰	以三軍軍事任務為主體，為力求減少彼此衝突與戰力重複投入。	
第	三	層	密切協調之聯合作戰	以三軍軍事行動為主體，彼此相互協調、配合、以求行動齊一。	
第	四	層	整合性之聯合作戰	以三軍軍事行動為主軸，將各軍、兵種整合在同一頻譜上共同行動。	
第	五	層	相互依存之聯合作戰	以三軍相互依賴，不可或缺之共同聯合行動與作戰。	

資料來源：綜整自《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頁140。

民國96年版的《國軍聯合作戰要綱(草案)》則將聯合作戰定義為「凡兩個(含)以上軍種單位，不論其階層或指揮關係如何，在統一指揮機構指揮管制下，執行共同任務，達成同一作戰目的所遂行之作戰，謂之聯合作戰⁴。」兩者最大不同在於後者強調必須有「統一指揮機構」指揮管制下，始能稱之為「聯合作戰」，更凸顯出「統一指揮」乃確保三軍行動協調一致，發揮三軍統合戰力之關鍵。

二、發展概況

國軍聯合作戰之發展，可從我國歷年《國防報告書》對國防武力的闡述中獲得概括瞭解：

(一)《中華民國91年國防報告書》首次揭示三軍聯合作戰戰力整備，以建立「情資互通共享」及「共同作業環境」為整備目標，全力爭取海空優勢，贏得緒戰勝利，並按「制空、制海、地面防衛」作戰，發揮三軍聯合作戰戰力，力求殲敵於有利海、空域⁵。

(二)《中華民國93年國防報告書》強調

聯合作戰是創造戰力優勢的關鍵，國軍必須整合偵蒐、指管、機動、打擊、後勤等能力，以發揮聯合作戰效能，在戰場上適時集中力量，形成相對戰力優勢，提高作戰成功公算。相關的策略在於優質聯合人力、完善聯合情研、精進聯戰指管、整合三軍後支、強化聯準教令、確立聯戰文化⁶。

(三)《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提出國軍聯合作戰整體構想概念，係以建構「遠距縱深作戰」及「同步聯合接戰」能力，以達成「源頭嚇阻、海空攔截、灘岸殲滅」之目的。並將聯合作戰發展區分五個層級(如表一所示)⁷。

(四)《中華民國97年國防報告書》具體指出國軍聯合作戰將朝下列方向發展：精進聯戰作為，發揮聯戰效能；三軍聯合監偵，強化戰場管理；強化聯合防護，確保基礎建設；遠距精準打擊，破敵核心戰力；聯合重層攔截，維護空防安全；聯合阻滯封鎖，維護海空通暢；三軍聯合火力，遂行灘岸殲敵⁸。

(五)《中華民國98年國防報告書》指出

註4：國防部頒，〈國軍聯合作戰要綱(草案)〉(臺北：國防部，2007年12月)，頁1-1-1。

註5：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91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2年7月)，頁81。

註6：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93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4年12月)，頁89。

註7：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6年8月)，頁140。

註8：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97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8年5月)，頁164-167。

目前軍事戰略構想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⁹，並強調國軍在聯合作戰五個層級中，已經進展到第三層級—「密切協調之聯合作戰」，現正向第四層級—「整合性之聯合作戰」邁進。在聯合作戰構想方面，係以整合三軍戰力，運用精準打擊、重層攔截、泊地與灘岸攻擊及不對稱作戰等手段，有效執行「癱瘓敵作戰重心」、「聯合截擊」與「泊灘岸殲滅」，達成有效防衛國土的目標¹⁰。

(六)《中華民國100年國防報告書》強調聯合作戰構想係依「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軍事戰略構想與指導，積極籌建「固若磐石」之國防武力，藉完善之聯戰機制、現代化之戰場管理，配合多元化之有效嚇阻，反制敵投射戰力及對敵行縱深打擊，以破壞、侷限、消耗敵之犯臺能力；建構具備「遠距精準作戰」與「同步聯合接戰」能力為聯合作戰重點，同時運用精準打擊、重層攔截、泊地與灘岸攻擊及不對稱作戰等手段，在敵人有明顯進犯企圖或行動時，整合三軍兵、火力，依武器射程效能適切部署，執行「癱瘓敵作戰重心」、「聯合截擊」與「泊灘岸殲滅」，達成「不讓敵人登陸立足」之軍事戰略目標¹¹。

綜觀我國歷年國防報告書對於聯合作戰之闡述得知，近年來國軍建軍規劃均以發展

「聯合戰力」為主軸，並以「遠距精準作戰」與「同步聯合接戰」的能力為願景，及以「不對稱作戰」為手段，最終達成「不讓敵人登陸立足」之軍事戰略目標。

參、創新之內涵與重要理念

「創新」一詞本出於組織行為、公共政策與企業管理等領域，至1960年代間，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等領域學者始將企業管理對於創新的研究成果，應用在以軍事領域為主的「軍事創新」(Military Innovation)¹²。以下就創新的相關概念逐一說明：

一、創新的內涵

「創新」一詞源自於拉丁文Novus，依其字義具有「改變」(Make Change)或「引進新事物」(Introduce New Things)的意思¹³。當代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認為只要使現存資源創造價值的方式改變都可以稱之為「創新」。所以，創新是一個可以學習和實踐的領域¹⁴；彼得·杜拉克也認為「創新」是人類互動生活中一種「另類思維、行動、態度」(Other Thought Action and Attitude)，這種另類的思維、行動、態度更能幫助解決組織、企業或個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有效達成組織目標或使命。至於「另類(Other)」則又指一種「與

註9：根據《中華民國98年國防報告書》，頁79-80，為貫徹「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軍事戰略構想，國軍必須有效執行下列任務：防衛固守，確保國家安全；有效嚇阻，維持堅實可恃戰力；反制封鎖，維護海空交通命脈；聯合截擊，阻滯敵人接近本土；地面防衛，不讓敵人立足登陸。

註10：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98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9年10月)，頁165-167。

註11：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100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1年7月)，頁116。

註12：陳文正，〈軍事創新的理論發展：科際比較研究的角度〉，《問題與研究》，第50卷，第3期，2011年9月，頁105-106。

註13：吳清山，〈學校創新經營方案之建構〉，《中等教育》，第56卷，第3期，2005年6月，頁3。

註14：Peter F. Drucker著，蕭富峰等譯，〈創新與創業精神〉(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3月)，頁17。

表二 創新的內涵

作者	年	代	內	涵
張忠謀	2000		創新不僅指研發技術的創新，更重要的是經營模式的創新。	
林建維	2003		創新係藉由改善與發明，讓現有資源創造極大化價值的持續性活動。	
侯文田	2005		創新乃是指使用新的知識，提供顧客所需新的服務及產品。	
吳松齡	2005		創新本質在協助成功解決問題，進而使企業的願景與經營目標得以實現，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陳梧桐	2002		創新係企業透過新穎概念提出、執行與創造附加價值的一連串活動，獲利是主要目的。	
Bright	1969		科技概念的創始、知識的擷取、轉換成可適用的硬體或程序、重視導入社會、技術擴散及產生的影響等都包含在科技創新中。	
Holt	1988		創新係一種運用新的、有用的相關知識或關鍵資訊，而創造或引導出有用東西的過程 ¹⁸ 。	
Roger Smith	2005		創新的挑戰歸因於在市場現行位置、歷史過程、內部的能力、領導支援、以及可提供的預算。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USA)	2005		讓現有資源創造價值的方式改變，即可視之為創新。	

資料來源：劉長星，〈創新管理之策略矩陣分析－針對流程與構面研析〉發表於「2007 決策分析」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2007年1月13日)，頁137。

眾不同、與舊不同、與前不同」的理念(Idea)與信念(Belief)。這些理念與信念均具有「目標導向性」，而非漫無目的，可指引組織更快速完成工作，故具高競爭力¹⁵。

另外，美國學者布朗(Brown)認為創新是一個新產品、方法或一套系統，具有潛力，能創造一個全新的市場，或者能改變競爭者或顧客的行為模式¹⁶。國內學者吳清山認為「創新」可以視為一種創意(Creativity)實用化的過程，創新可界定為：「運用創意點子，將其轉化為有用的產品、服務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使其促進組織品質改進與提升的過程¹⁷。」至於其他專家學者對於創新內涵的認知(如表二所示)。

綜合上述，創新的最基本概念就是「新的事物(有形物體)或是新的創意(無形點子)創造價值的過程(Process)。」一個創新的簡單比喻就是「將創意變成新台幣」，換句話說，創新的組成元素中必須包括下列事項：

(一)就要件而言

創新可能是無中生有，亦可能是有中求變、變中求精，或者是精益求精，其中無中生有屬於原創性的創新，相當不容易，而「有中求變、變中求精，精益求精」則是在現有的環境下或狀態下做一調整或突破，仍需相當的巧思與用心。因此，創新需要一定的要件，包括洞察(Insight)、新奇(Novelty)、改變(Change)、精緻(Betterness)、特色

註15：汪銘生，〈領導與團隊管理〉(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6年6月)，頁172。

註16：Brown Rick, "Managing the "S" Curves of Innovation",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Vol.9, No.1, Winter 1992, pp.61-72.

註17：吳清山，〈學校創新經營理念與策略〉，《教師天地》，第128期，2004年6月，頁174。

註18：Holt, K., "The Role of the User in Product Innovation," Technovation, Vol.12, No.5, Jun.1998, pp.53-56.

(Difference)等¹⁹。

(二)就本質而言

創新的本質是新穎、獨特、與眾不同；創新需要創意點子(Idea)，沒有創意點子，創新將流於空談，不切實際，所以點子是構成創新的動力，亦是創新的活水源頭。另外，創新的來源可能來自個人與組織本身，也可從外界引入。

(三)就目標而言

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必須符合組織的目的、目標和策略，所進行的產品、服務或工作方法的改變，必須是屬於有用的，能獲得外界認同與肯定，並能夠有助於組織品質的改進與提升，從而達到預期價值之所需，才是創新追求之所在。

(四)就過程而言

創新是一種轉化的複雜過程，從形而上的思維轉化為形而下的實際行動過程，這種過程的結果就會反應在產品、服務或工作方法的改變。

(五)就形式而言

創新常以1.發明(Innovation)；2.模仿(Imitation)；3.擴展(延伸)(Extension)；4.複製(Duplication)；5.合成(Synthesis)等形式(或這些形式混合)呈現²⁰。

二、創新之重要理念

(一)前瞻戰略思維

創新不是在既有傳統的框架內思考，它必須是一種突破性和前瞻性的想法，也必須是一種整體性、系統性和全面性的思維。因此，國軍聯合作戰的創新發展是建立在「眼

光要看遠、格局要開闊、察覺要敏銳」的前提之下，根據組織特性及需求，並考量內、外環境的變化。

(二)營造開放多元環境

創新需要腦力，它需要在一個開放環境下才能滋潤成長，若是處在封閉的環境，人際互動少，過於服從權威者言行，形成「一言堂」的現象，實難以點燃智慧的火苗，也無法激發智慧的火花。因此，開放多元是創新發展重要理念之一，才能廣納百川，多元融合，集思廣益，開創組織發展新機。

(三)為價值而創新

創新是一種思維，亦是一種行動，也是一種價值的追尋，所以不能「為創新而創新」，應該「為價值而創新」，創新有其基本的目標——創造價值。因此國軍聯合作戰創新發展，不是炫耀自己，亦不是譁眾取寵，它是建立在建軍備戰的成效上，這樣的創新才有價值、才有尊嚴。

(四)持續不斷改進

創新可能是「無中生有」，亦可能是「有中求變」、「變中求精」、「精益求精」的過程，持續進步和不斷發展成為此過程中的一大特色。正如古人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足以闡釋創新實質的內涵和精神。

(五)具備容忍錯誤胸懷

創新是一種嘗試，是一種冒險，從嘗試中可能遇到很多的錯誤和挫折。有時一種觀念嘗試的提出或方法改進的提出，最初所提構想難免思慮不周，真正執行也可能產生錯

註19：同註17，頁175-176。

註20：葉維輝，〈創新管理與創新經營〉，《研習論壇精選第3輯》，2010年4月，頁298。

誤，甚至與原來預期落差甚大，遇此情況必須加以容忍，並力求改進，不宜一味的苛責。否則國防組織成員可能未來都不願從事創新嘗試，逐漸養成「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²¹。

(六) 發展特色

創新是一種獨特的點子，化點子為實際行動，就成為個人或組織的特色。當然創新絕非淺碟式、表面式的標新立異，它應是一種優良體質的轉變，具有其特定的價值。因此，創新必須構築在「發展特色」的深層意義上，如果創新缺乏特色，可能與其傳統或文化有關，但是經由有系統的創新經營，沒有特色的組織也會成為有特色的組織。

肆、國軍聯合作戰創新發展之必要性

各國在軍事事務革新(RMA)浪潮下，紛紛推動軍事轉型(Force Transformation)以因應，軍事轉型是一項持續進行的過程，而聯合作戰就成為各國軍事轉型的代名詞²²。對於國軍聯合作戰發展而言，亦應與時俱進，隨戰略環境的改變而有所創新，其必要性分述如后：

一、現代戰場之新概念

相較於傳統之戰場，現代戰場已朝非線性戰場(Non-linearity Battlefield)、非接觸戰場(Non-contiguous Battlefield)及

數位化戰場(Digitalized Battlefield)轉變：

(一) 非線性戰場

「非線性戰場」指戰場上沒有明顯的接觸線，作戰部署以全域、分散、點狀力量配置方式為基礎；進攻的一方對敵實施戰場全縱深攻擊，同時運用空中、地面、海上、太空和特種作戰力量打擊敵人。非線性戰場的特性為戰場結構不規則、兵力密度小、部隊流動性大、武器殺傷力強、作戰沒有前後方之分，戰略、戰役、戰術間的界限模糊不清、攻防轉換快及作戰行動激烈²³。

(二) 非接觸戰場

「非接觸戰場」指戰場上敵對雙方，在不與對手近距離接觸狀態下(包括超越地平線、在敵方感測器視距以外或防區以外等)，以各種遠程攻擊武器來殺傷和打敗敵人。在戰場上強調以火力戰(硬殺傷)或資訊戰(軟殺傷)為達成作戰目的的基本手段²⁴。非接觸戰場的特點在於以「資訊、火力、心理」三者的接觸來達到兵力、武器的「非接觸」²⁵。

(三) 數位化戰場

「數位化戰場」是指以涵蓋整個作戰空間的資訊網路為基礎，將各個資訊化的作戰環節或單元(Component)連接在一起，使資訊蒐集、傳輸、處理和運用能夠高度自動化及一體化的戰場。此種戰場係由通信系統、指管系統、情報傳輸系統、電腦與戰場資料

註21：同註18，頁183-184。

註22：王崑義等，〈聯合作戰問題之研究〉，《民國93年度淨評估專題講座文集》(臺北：國防部整合評估室，2004年)，頁171。

註23：謝游麟，〈淺析現代作戰環境中之戰場管理〉，《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第1期，2012年2月，頁36。

註24：許和鎮，〈作戰方式革命性變化〉(北京：共軍出版社，2004年11月)，頁109-111。

註25：高航，〈非接觸作戰的前提是接觸〉，《中國國防報》，2006年6月21日，版10。

庫及各種用戶終端機組成的數位化網路系統所組成²⁶。數位化戰場以「資電優勢」、「科技先導」為先決條件，乃將敵軍、我軍、友軍的相關資訊顯示於「共同作戰/戰術圖像(COP/CTP)」中，使指揮官與參謀能迅速規劃與作業，以利指揮官下達決心與命令²⁷。數位化戰場具有戰場高度透明化、充分共享資訊；作戰空間擴大、兵力密度減少；部隊應變速度快、戰場呈現流動性等特點²⁸。

二、戰爭形態的改變

受戰略環境改變、軍事事務革新及科技日新月異的影響，「戰爭形態」已逐漸擺脫傳統兩軍主力對壘模式²⁹，朝多元化、全方位、不規則等面向發展，惟如何在戰爭中「贏得勝利」的本質，始終是敵對雙方共同目標。為達此勝利目標，戰爭中各種作戰方式、工具及手段等紛紛出籠，並不斷推陳出新，特別是從上個世紀末90年代起的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到本世紀初所發生的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等戰爭中，「戰爭形態」發生質的變化，如多維戰場空間、資訊優勢與戰場覺知、精準摧毀與重心打擊、非接觸作戰、非對稱作戰、作戰指揮要求迅速權變、後備部隊立即動員作戰等³⁰。國軍需肆應戰爭形態的改變，加速聯合作戰創新發展，以因應未來戰爭之挑戰

三、中共之不對稱軍事威脅

近年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傾力發展經濟，綜合國力大幅躍進，加上其國防預算近20年來幾乎每年以兩位數百分比成長，兩岸國力與軍力對比差異日益擴大，戰力失去平衡。《中華民國100年國防報告書》就指出共軍目前三軍(含第二砲兵)部隊，總兵力約230萬餘人，我國三軍部隊，總兵力則約27萬餘人，就兵力而言，共軍總兵力幾達國軍總兵力的10倍；就武器裝備而言，在彈道飛彈及潛艦方面，共軍已具絕對優勢；另陸、海、空軍整體兵力優勢亦逐漸向共軍方面傾斜，此一變化將有利其爾後之軍事活動強度、機動調整兵力部署等作為，對我防衛作戰構成嚴重的威脅³¹。針對此威脅，唯有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戰術戰法及武器裝備等方面創新發展，始能以小搏大、以弱勝強。

四、受限於國防經費之獲得

自2002迄2012年我國國防預算規模約2,500至3,300億元間，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比例在15.52%至19.51%間。例如2011年度僅編列新台幣2,946億元，就僅占國內生產毛額(GDP)2.73%³²。學者張京育提到「由於當前政府施政傾向於社服與科教，未來四年國防預算獲得將更為艱難。依據現行武器裝備的全壽期情況估計，今後國防預算可能不僅買不起新式武器，對維持二代兵力的正常運轉亦可能發生問題，因此有限的國防預算分

註26：秦宜學，〈數字化戰場〉(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4年4月)，頁5。

註27：梁華傑，〈論網狀化作戰之戰場管理〉，《國防雜誌》，第25卷，第6期，2010年12月，頁45。

註28：周林，〈數字化戰場〉(北京：軍事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頁67-78。

註29：「戰爭形態」(War pattern)指某一時期戰爭中，所運用之作戰方式、作戰工具與配合地理環境所綜合表現的一種外在形式。源自國防部印頒，《國軍軍事戰略規劃要綱》(臺北：國防部，2007年4月)，頁3-2。

註30：國防部「4年期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98年4年期國防總檢討》(臺北：國防部，2009年3月)，頁29-31。

註31：同註11，頁66-68。

註32：同註11，頁141。

配，要比以往更審慎考量³³。」在有限的國防資源下，無法與中共進行無止境的軍備競賽，所以必須在建軍備戰、聯合作戰等發展上有創新的思維與作為以因應。

五、軍事戰略受制於人

我國國防自主能力不足，先進科技之武器裝備多賴向美採購，由於美國對於軍售在質與量的設限，使得我國的軍事戰略往往須配合美國售我之武器種類、數量而定，導致國軍在戰略構想、戰術作為、人員編裝、後勤補給及軍事準則等，都必須做出適當的修正，無法真正達到軍事戰略目標，因此國軍必須發展自身的戰略思維與配套措施以因應³⁴。再加上受守勢防衛的軍事戰略的限制，國軍無法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或具報復性嚇阻的傳統武力，如中長程地對地飛彈、巡弋飛彈、遠程轟炸機及攻擊性潛艇等，若欲「有效嚇阻」敵人，「創新」聯戰戰力似乎是一條必走的路。

六、因應作戰理念的調整

依據當前兩岸軍事實力的分析，國軍調整戰略思維，採「創新與不對稱」用兵方式，以避免捲進傳統式的消耗戰，耗竭國家資源；在作戰理念的改變方面，以往國軍對「勝戰」的認知是在戰場上全面戰勝敵人，然而研析臺海現況，亦將「勝戰」的定義由以往的「全面打贏敵人」，調整為「擊敵於海峽半渡，不讓其登島立足」³⁵。因此，國軍須將聯合作戰之規劃與創新發展，聚焦於爭

取此一關鍵時空下的不對稱戰力優勢，來達到「防衛固守」的目的，此舉更可以避免落入與中共進行「軍備競賽」的泥淖，而危害到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伍、聯合作戰創新的內涵

聯合作戰涵蓋廣泛，包括準則(Doc-trine)、組織(Organization)、教育訓練(Training and education)、物資(Material)、領導統御(Leadership)、人事(Personnel)與設施(Facilities)等(以上簡稱DOTMLPF)³⁶。在創新內涵上主要表現在下列層面：

一、思維創新

「思維創新」就是突破原有的習慣性思維，對一個問題以多角度、多方向、多層次進行思考，把握事物間的差異，而不拘泥於一條道路、一種形式、一種方法。國軍近年來積極建構聯合作戰指揮機制，以建立「情資互通共享」及「共同作業環境」為整備目標，無論在聯戰準則、架構、流程、裝備，甚至聯戰教育與訓練幾乎都是從美軍習得。惟美軍之敵情威脅、國防資源、軍事戰略及組織編裝等皆迥然不同於國軍，因此其聯戰概念不見得適合當前臺澎防衛作戰。例如美軍可以主動掌握戰爭發起時機，從容不迫完成聯戰訓練再執行聯合作戰，國軍卻必須在被動或無預警情況下實施聯合作戰；美軍可以在完全掌握海、空及資電優勢下，按既定

註33：張京育，〈《國安建議(2008-2012)：4年期程國家安全展望報告》〉(臺北：中華歐亞基金會，2008年5月)，頁46。

註34：謝游麟，〈國軍發展不對稱軍事思想之途徑與實踐〉，《國防雜誌》，第27卷，第4期，2012年7月，頁56。

註35：同註11，頁104。

註36：林明武，〈國軍數位化戰場管理之研究〉，《98年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09年)，頁19。

計畫發起行聯合作戰，國軍可能須在兵、火力劣勢的情勢下遂行聯合作戰。「戰勝不復」，別人成功的經驗，未必可照單全收。因此，國軍除「參考」美軍聯戰思維、理論及作為外，更應考量國軍戰略構想、敵情發展、地略環境及可用資源等，結合實況，創新思維，發展出最適合國軍軍事戰略的聯合作戰形態。

二、人才創新

無論是一般企業組織或國防組織，「人」永遠是組織中最重要資產，「人才」是建軍之本，亦是國防之本，更是聯合作戰成敗關鍵，投資人要比投資有形的物質還要重要。「人才創新」係組織利用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對於人才不斷開發、培養並增值的過程³⁷。優質的人力需求與素質的提升是國防改革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人才創新的目標在於培養文武兼備、術德兼修的現代化幹部，進而促進科技發展、軍隊編制、武器裝備、戰略戰術及軍事理論等領域的現代化，以肆應未來作戰需求。尤其聯合作戰指揮官及參謀人才的培養，除靠平時之戰備演訓加以磨練外，國防大學深造教育中「聯戰教育」亦扮演重要角色，可從教官素質、課程設計、教學內涵、軍種交織、兵棋推演等方面創新發展。

三、領導統御創新

「人」為戰爭之主宰，精神戰力為戰爭之決勝因素，而培養與發揮精神戰力，厥惟卓越之領導統御是賴，領導統御關係建軍與

聯合作戰的成敗得失。在時代進步、教育普及、官兵素質相對提高的今日，領導統御已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各級領導者除充實本身思想、品德、才能、學識之外，尚須樹立正確領導觀念，革新領導作風，調整領導方法，以身作則、潛移默化、賞罰分明、德威並濟、鼓勵啟發、知人善任，使部屬心悅誠服，信仰愛戴。以往「唯我獨尊」、「官大學問大」、「外行領導內行」、「專制權威」等舊思維將被拋棄，取而代之是更加重視「充分授權」、「雙向溝通」、「整體效率」、「尊重專業」、「鼓勵創新」、「重視知識價值」及「開發人力資源」等領導作為。領導者以個人「經驗法則」、「直覺反應」等決策模式亦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知識為基礎」、「集體智慧」為決策導向，並尊重基層反應³⁸。

四、聯合作戰演訓創新

國軍近年來在不斷強調打破軍種主義觀念下，已漸有聯合作戰思維，加上在聯戰組織架構上的調整、縮小指揮層級、編組聯合作戰部隊、修編聯戰準則、整合三軍指管通資情系統、改善聯戰教育課程等，已具聯合作戰雛形。聯戰戰力雖由上述的組織、編裝、準則、武器系統和教育等因素支持，但「聯合作戰演訓」為各項支持因素的綜合體現與發揮，聯戰戰力必須憑藉聯合作戰演訓始能落實達成，各級精進及創新聯合作戰演訓實為國軍戰備整備首要工作之一。尤其聯合作戰演訓須考量演訓目標與防衛作戰構想相

註37：葛惠敏，〈論國軍推行募兵制人力素質提升—人力資源發展觀點〉，《國防雜誌》，第27卷，第5期，2012年9月，頁125。

註38：同註34，頁61。

結合、針對敵軍戰術戰法及可能行動施訓、健全之聯戰訓練制度、重視科學方法訓練、有效運用訓練環境與資源等基本要求。

五、戰場管理創新

戰場管理(Battlefield Management)的目的在於戰場指揮官或管理者，以管理的觀念及技術整合各系統，以掌握作戰先機，遂行快速指揮與管制，俾達掌控戰場³⁹。現代戰爭中的戰場景況經緯萬端、情勢瞬息萬變，傳統的「戰場管理」方式已無法駕馭現代戰爭。就現代戰爭特質而言，誰能有效運用系統化與程序化的「戰場管理」模式，誰就能更有彈性與效率的掌控戰場環境，制敵機先。在未來臺澎防衛作戰中，國軍雖處劣勢，但藉由有效的戰場管理，提升共享戰場覺知、自我同步化、增加戰場存活率、減少誤擊、節約戰場資源、降低戰場風險、維護戰場紀律等作戰效益，亦能創造本身戰略優勢，將聯合作戰戰力發揮至極致⁴⁰。

六、戰術戰法創新

一般在劣勢對優勢之形勢下，多是險惡萬狀，危難重重，就常理而言，軍事目標實無達成之可能，但在「化不可能為可能」或「化可能為不可能」的精神支配下，殫精竭慮，發揮超特創意，仍能獲致最後勝利，更是戰爭藝術的創作精神。綜觀戰史不乏成功的戰例，其所表現的重大成就，就是以寡擊眾、以弱擊強，以精神勝物質，創新戰術戰法，做為戰略、戰術運用與戰鬥行動之基礎

，進而反敗為勝。防衛作戰中，國軍在整體聯戰戰力處於相對弱勢，採用「不對稱戰略」與敵人抗衡似乎是最佳選項，相關要點如下：

(一) 爭取空間的不對稱

在現代戰爭中，首要工作就是建立「資訊空間」優勢，誰最先掌握資訊空間的主動權，誰就能掌握戰場透明度，也就能主宰戰場。

(二) 爭取時間的不對稱

戰場時間的不對稱指對戰場機會掌握的多寡，取決於對戰場情報的透明度、決策者決心的下達、部隊機動的速度、戰力整備速度及武器射擊的精準來加以衡量。

(三) 爭取武器優勢的不對稱

武器優勢須跳脫以往擁有大量傳統飛機、船艦、戰甲砲車等觀念。武器優勢在於掌握最關鍵及最新科技能力的技術，擁有這些技術可以讓戰爭在最短時間及最少損耗下，獲致最快勝利。相對地，亦要找出敵人高科技武器的弱點，進而研發反制之策，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

(四) 爭取作戰手段的不對稱

以高對高、以低對低是對稱，以低對高、用強的打擊敵弱的或用弱的耗敵強的是不對稱，相同軍兵種對抗是對稱，用空中兵器打擊地面目標是不對稱，用特種部隊打擊敵戰略系統是不對稱⁴¹。

(五) 爭取心理的不對稱

註39：「戰場管理」之定義為：「戰場指揮官為因應現代戰場需要以C4ISR系統為核心，運用管理方法與科技工具，藉自動化決策模式，掌握戰場中的全般事務，期以產生最大效率與發揮最大效能的戰力，俾獲致戰場內最大成功公算。」見國防部印頒，《國軍軍語辭典》(臺北：國防部，2004年3月)，頁1-21。

註40：同註23，頁35。

註41：余永章，〈中共發展不對稱作戰對臺海軍事安全之啟示〉，《國防雜誌》，第18卷，第6期，2002年12月1日，頁100。

戰場上劣勢的一方，可憑藉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因素或使用關鍵性武器，適時擊敵之弱，使敵喪失心理平衡而獲勝。尤其使用關鍵性武器更能立即達到心理戰的優勢，諸如無人飛機與有人飛機的對抗、網路戰的滲透成功等。

七、科技創新

人類文明演進主要受到科技進步的驅動。以軍事科技演進的過程為例：人類戰爭由原始的石製兵器，進入青銅與鐵製的金屬兵器，再進入所謂的火器時代；直至兩次的世界大戰將科學研究大量運用到戰爭活動中，產生了毀滅性的核、生、化武器；而近代資訊科技發展，使電子戰、資訊戰等成為影響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綜觀過去十多年由美國主導的三場主要戰爭：1991年的波灣戰爭、1999年的南斯拉夫戰爭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現代戰場已經成為一場高科技武器的競技場。包括航太科技、生物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信息科技、光電科技等最先進的科技，都被運用在武器裝備發展上，使得科技創新能力已成為支撐聯合作戰的最主要一股力量。

陸、聯合作戰創新發展之具體方向與作為

21世紀戰爭的多元性、複雜性決定了必須發揮整體力量，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⁴²，「聯合作戰」是未來防衛作戰的基本形態與

必然趨勢⁴³。聯合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國軍聯戰指揮機構的縝密思維、整體規劃、統一領導，及軍種之支持配合、相互協調、主動積極。尤其在「無戰不聯」、「無訓不聯」之概念下，「聯合」的共識亟需在所有國軍官兵心中建立並落實。「覆巢之下無完卵」、「國家利益重於軍種利益」，軍種本位主義在戰敗下是毫無意義的，唯有「聯」、「合」方能發揮最大的力量，爭取戰爭的勝利。國軍官兵除體認聯合作戰的重要性外，亦應精進聯合作戰創新發展，以符合時代潮流所需，創新發展之具體方向分述如后：

一、以軍事戰略為指導方針

創新必須符合組織的目的、目標和策略。軍事戰略(Military Strategy)乃是有關國家武力的建設與發展，及平時與戰時運用武力的一切問題⁴⁴。國軍「防衛固守、有效嚇阻」(Resolute Defense and Effective Deterrence)之軍事戰略構想，係基於守勢防衛作戰理念，為國軍未來建軍規劃與聯戰用兵之依據，其中「固守」為目的，「嚇阻」為手段。職是之故，在此戰略構想指導下，吾人應進一步思考，國軍聯合作戰的作戰構想與聯戰戰力整建，如何來支持嚇阻政策及達成固守目標，俾利承平時，能為兩岸談判提供強而有力的後盾，誘使敵放棄武力犯臺意圖；在危機時期，可迫使敵人不敢輕易訴諸武力，達到嚇阻敵對臺動武目標；一旦戰爭爆發，可以最小之損耗，摧毀敵攻佔

註42：展學羽，《戰役學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頁102。

註43：21世紀的戰爭隨科技發展，將朝戰場數位化、指揮網路化、打擊精準化等趨勢發展，作戰形態將從過去以地面決戰為主，發展為陸、海、空、天、電一體化的聯合作戰。

註44：國防部頒，《國軍軍事戰略規劃要綱》(臺北：國防部，2007年4月)，頁1-8。

臺灣本島之能力，為結束戰爭之談判提供有利的條件。因此，堅強的聯戰戰力實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最佳利器。

二、健全聯合作戰運作機制

「國防二法」通過後，國軍聯合作戰指揮架構平時區分軍政、軍令、軍備三大體系。在聯合戰力整建與運用之分工上，軍政體系為聯合戰力的「整建者」；軍備體系為聯合戰力的「提供者」；軍令體系為聯合戰力的「使用者」；各軍種司令部平時隸屬國防部，分由三大體系負責督導、指導，執行軍種之建軍備戰，並將所獲得的人力及武器裝備透過基礎、組合與聯合訓練，提供完成戰備的部隊予參謀本部指揮管制；戰時各軍種則編組成立「決策諮詢組」及「綜合協調中心」，全力支援「聯合作戰指揮機制」遂行作戰；各戰略執行單位則由「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直接指揮，以達用兵指揮單純化、指揮層級扁平化、指揮速度高速化目標。

為有效發揮聯合作戰效能，各體系、單位或個人應本專業分工精神，「主動」負起各自職責，並應「主動」發揮應有之功能，群策群力，共同達成聯合作戰任務。尤其國軍以往常由軍種各自主導建軍，由於軍種間的自成體系、對立競爭、互動不足、本位主義等因素，造成聯合作戰基礎建設過於薄弱及聯戰戰力未能有效提升。未來國軍應在部長指導下，參謀本部應扮演積極角色，依「軍事戰略」、「聯戰願景」等主導聯戰戰力規劃，整合三軍需求，對相關的武器裝備、準則、計畫、教育訓練與後勤支援等，建立一套完整的聯戰制度與程序，有效發揮三軍

聯合戰力；軍種則居於專業地位，在參謀本部整體規劃下，主動配合，綿密協調，提出建議，共同達成任務。

三、孕育優質之聯戰文化

吾人將「聯戰文化」(The Culture of Joint Operations)定義為：「聯戰組織內所共同遵守的規範、制度與組織成員對於聯戰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信念、態度及價值觀。」國軍形塑聯戰文化目地在使聯戰體系內的單位或個人，有強烈歸屬感與一體感，並且由衷地把自己的前途與團隊(Teamwork)的命運繫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信任、同舟共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願意為團隊的利益與目標盡心盡力，並能相互寬容，容納各自的差異性、獨特性，進而發揮統合戰力於極致。聯戰文化強調「團隊精神」、「軍種地位平等」、「情資共享」、「成員的認同」、「對人的重視」、「鼓勵創新」、「勇於承擔，樂於配合」等。聯戰文化具體體現在於三軍價值觀念的「融和」：放棄本位主義，團隊作戰，成功不必在我；三軍戰力完美之「統合」：無私無我，全力以赴，達成共同任務；三軍組織架構之整合：相通相容，協調合作，相互支援；三軍作戰理念之「契合」；三軍作業技術之「配合」：周詳作業程序，結合演訓，精實訓練。

四、形塑務實之聯戰願景

「聯戰願景」(Joint Vision)係考量未來戰略環境、戰爭形態、科技發展、敵情威脅等因素，勾劃未來戰場圖像與聯戰戰力建軍藍圖，具以創新發展三軍聯合作戰概念，以為三軍規劃兵力之共識目標與發展方向，

使聯合作戰發揮更大功效。美軍自1996年7月起先後正式頒布「2010年聯戰遠景」(Joint Vision 2010)及「2020年聯戰遠景」(Joint Vision 2020)，其目的均在藉嶄新的作戰概念、組織調整、武器系統及科技優勢，從而轉變傳統作戰方式，利於聯合作戰中發揮更大功效，更能於所有作戰範疇中主宰戰場⁴⁵。國軍亦須透過聯戰願景體認未來戰爭形態，跳出過去的匡臼，吸收世界軍事強國軍事事務革新的成果，並使之與先進的作戰思想、原則、戰術戰法相結合，並凝聚三軍聯戰共識，讓聯戰願景成為三軍「共同語言」，使國軍在未來的戰爭中取得優勢。國軍聯戰願景之規劃須考量「前瞻務實」、「具體可行」、「結合實需」、「符合國情」等因素，俾利願景達成，並做為各軍種發展願景之依據。

五、重視實質之聯戰效益

「聯戰效益」(The Benefits of Joint Operation)強調國軍遂行聯合作戰時軍種間、武器系統間或作戰各階段(如聯合戰力保存、聯合防空、聯合截擊、聯合國土防衛)整體效能發揮的程度。聯戰效益最重要的是各軍種(包括陸空、陸海、海空、陸海空軍)、武器系統間要能「相輔相成」、「發揮互補」，最終達到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而聯合作戰中各軍種間聯戰效益的發揮在於：(一)共同任務的賦予與聯合計畫的策定(建立共識、意願和責任感)；(二)明確指

揮、協調與管制關係(律定指揮關係、去除支援與被支援心理)；(三)聯合準則與作業程序之規範(從一定之方針、取一致之行動)；(四)共同通信頻譜與平台(共同語言、溝通無礙)；(五)聯合作戰教育與訓練(瞭解彼此能力、限制，消除歧見，增長戰力)；(六)善用指揮官觀察(Observe)、判斷(Orient)、決策(Decision)、行動(Action)之決策循環(OODA)，以回饋、評估及檢視聯戰效益。另外，指參作為、兵(火)力、戰場心理、武器裝備及後勤支援等亦可做為檢視聯戰效益之指標。

六、以「資訊優勢」為建構核心

隨著資訊科技的飛躍進步與普及運用，資訊化的戰爭已悄然來臨，如果以過去或現在的作戰方式去打未來的戰爭，將注定遭到失敗命運，未來戰爭中，誰能掌握戰場「資訊優勢」(Information Superiority)，誰就掌握勝利。聯合作戰的成功有賴各參與之任務部隊均能完全瞭解作戰任務與戰場景況，因此藉由資訊優勢與由資訊優勢獲得之作戰效益，將是聯合作戰成敗之關鍵⁴⁶。國軍聯合作戰須以資訊優勢為核心，以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C4ISR)整合「指、管、情蒐、防空、火力、後勤」等五大戰力，及利用各階層之C4ISR系統逐級統合「單一武器系統」、「多重武器系統」、「兵種協同效能」及「軍種聯合效能」，落實作戰力量、指揮機構、武器裝備及資訊系統「一

註45：美軍「2010年聯戰遠景」及「2020年聯戰遠景」均以優勢機動(Dominant Maneuver)、精確接戰(Precision Engagement)、全方位防衛(Full Dimensional Protection)及集聚後勤(Focused Logistics)4項作戰構想為主軸，惟「2020年聯戰遠景」更強調「資訊優勢」。

註46：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譯印，《未來聯合作戰構想》(臺北：國防部，1998年9月)，頁67。

體化」(Integrated)。並在既有的C4ISR系統能力上，逐步規劃網狀化作戰(Network Centric Warfare, NCW)能力⁴⁷，以整合聯戰指管平台，提升聯戰效能；並藉強化資電縱深攻擊能量，以有效掌握臺海優勢，統合國軍整體戰力及發揮戰力備增器效果⁴⁸。

七、聯合作戰體系朝「系統化」發展

「系統」(System)係「由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要素(部分)組成，且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⁴⁹。」在系統定義中包括要素(Element)、結構(Structure)、功能(Function)及環境(Environment)等4個概念⁵⁰。「要素」乃系統組成單元，是系統的基礎，任何系統都是經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要素(或子系統)相互聯繫與作用後，構成一個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體⁵¹；「結構」係指系統內要素間相互聯繫與作用的方式，並不是要素本身；「環境」乃外部因素的總合，是影響系統功能的外部條件。任何系統都具有一定功能，而系統的功能又與要素、結構和周遭環境關係密切，三者中任何一個發生改變，都將使系統功能發生變化。

吾人可將國軍聯合作戰體系視為一「系統」，此系統之功能在於發揮戰力，贏得作戰勝利。而陸海空三軍、各武器系統及指管、作戰、情報、後勤等體系皆為系統中之「

要素」或「子系統」；C4ISR系統等為系統中的「結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科技及心理等各領域則可視為系統之「環境」部分。為了使此一聯合作戰系統功能運作良好，發揮效能，唯有要素、結構及環境三者相互配合，齊一目標，達成共同任務。另外，亦可分別從要素、結構及環境三者之角度，檢視國軍聯合作戰系統內何者出問題，何者需要加強，進而提出改進方案，務使各個「要素」、「結構」功能健全，「環境」穩定，支持整個聯戰系統運作。

柒、結語

創新是一種取捨、一種揚棄，是事物不斷發展和進步的前提；創新也是軍隊發展的動力與靈魂，是軍隊取得戰爭勝利關鍵。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所倡導的「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戰略，就特別強調「創新」，即「不要走對手所期待的路⁵²。」國軍在面臨現代戰場與戰爭形態的改變、中共之不對稱軍事威脅、軍事戰略受制於人、國防經費受限及戰略形勢與作戰理念的調整等戰略環境下，於發展聯合作戰時必須永保創新精神，始能超敵勝敵，剋敵致勝。國軍聯合作戰創新發展在內涵上包括思維創新、人才創新、領導統御創新、軍事理論創新

註47：「網狀化作戰」之概念係藉由整合各種武器載台(飛機、火炮、船艦等)、感測器(雷達、定位系統、衛星、預警機等)，以國家(國防)通資基礎網路連結成一體化之指管系統，終端處理器負責將獲得之資訊分別處理、過濾、傳遞、分發至各指揮系統，最後以適當之顯示方式，供各級指揮官下達決策參考。

註48：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97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8年5月)，頁177。

註49：維基百科，〈系統科學〉，2008年6月2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3%BB%E7%BB%9F%E7%A7%91%E5%AD%A6>〉。

註50：范承斌，〈高技術條件下戰役癱瘓戰之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頁2。

註51：鄒珊剛，〈系統科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頁46-50。

註52：三軍大學印頒，《戰略論》(臺北：軍事譯粹出版社，1984年10月)，頁336。

、戰場管理創新、戰術戰法創新及科技創新等；在具體創新發展上可朝下列方向努力：以軍事戰略為指導方針、健全聯合作戰運作機制、孕育優質之聯戰文化、形塑務實之聯戰願景、重視實質之聯戰效益、以「資訊優勢」為建構核心、聯合作戰體系朝「系統化」發展。

另外，「知己知彼」是制定正確戰略，採取正確軍事行動，獲得主動權的前提。「

情報」為戰略指導、指揮作戰及聯合作戰創新發展之重要依據，各項情報作為與效果，必須超過敵人，方能前瞻創新思維，洞燭機先，掌握敵情，因敵致勝，主宰戰場。 ㄚ

作者簡介：

謝游麟上校，陸軍官校75年班，戰院94年班，國防大學國防科學研究所博士92年班，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老軍艦的故事

逸仙軍艦 FF-78



奉派至福州協同中央軍勦滅共黨份子，均圓滿完成任務。民國26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該艦曾協同其他6艘主力艦備戰堅守江陰要塞，由於戰事猛烈，日機對逸仙艦輪番猛攻，然艦上官兵在艦長指揮下，沉著應戰，擊落2架日機後，因多處中彈，船艙等處均進水，艦身向左傾斜，經官兵奮力搶救堵漏無效而沉沒。

日軍在該戰役後將逸仙等艦撈起並修護，於民國34年侵華失敗日本投降後，逸仙艦又回到國民政府懷抱，再次擔任巡弋海疆的任務，並參加了戡亂勦共行列。民國38年4月大陸情事不穩時，逸仙艦正駐守江陰要塞(當時艦長為宋長志將軍)，在情勢極為不利狀況下，趁夜黑風高，與其他友艦一同起錨下衝，沿途不斷與兩岸及在渡江之共軍激戰，擊沉渡江共軍船隻多艘，最後終於衝出重圍歸隊。

政府遷臺後，該艦擔負臺海巡弋及護航任務。至民國47年奉命光榮完成薪火相傳後，功成身退。(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逸仙艦為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建都南京後，積極建設海軍時，由上海江南造船廠自行建造，民國19年下水，次年完工成軍，命名為「逸仙」艦，編號96，隸屬第一艦隊。服勤後即擔負沿海及長江下游各地區之巡防任務，民國23年1月該艦曾奉派至廈門戡平共黨份子之傾覆叛亂，同年8月又